

匏翁家藏集

十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四

墓誌銘九首

埋銘一首

明故承務郎湖廣桂陽州同知楊君墓誌銘

君諱士儆字敬甫姓楊氏福建建安人也曾祖伯成贈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祖榮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父錫不仕鄉人私謚貞素先生母詹氏繼母劉氏世有厚德發于文敏公功業在

朝廷擬古名相而門戶顯榮當世無比君生長盛族好學如寒士當其幼稚文敏公方賜告歸諸子孫環侍左右視君氣貌獨心奇之稍長游郡學遂登鄉貢上禮部試不偶入國學時邢公遜爲祭酒抗顏待士閱君試卷甚加稱賞厚禮遇之兩遭家艱以不得取甲科繼先世爲恨竟授中書舍人俄坐從子累調惠

州衛經歷人謂君被挫當自弛放至則益治政務宿弊漸除有
軍帥素橫已罷官猶私役士卒數輩君立俾復伍軍吏振肅相
戒毋犯法於是郡守以下有事皆就咨訪士子更多執經從學
舉於鄉者遂盛凡六年以考績過家乃畱不上 今上即位
有詔京官註誤外補者量加擢用始得桂陽州同知君歎曰吾
病矣安能復奔趨郡縣間耶竟乞致仕又十年益病俄中夜起
浴更衣平明肩輿造郡學徘徊而歸又明日卒兩僮挾坐神爽
不亂實弘治丙辰六月十九日也年六十四君偉狀貌美鬚髯
望之知爲奇士雖目眇手一卷不釋性無他好見奇書輒重購
之或從人假借下至僮僕亦善騰寫故藏書甚富至于古書畫
尤能品鑒不差所與交皆當世名人若文莊丘公惠安胡公太
僕少卿李公其尤善者考訂文義多見書札君母早世鞠于繼

祖母劉夫人言及輒流涕士儀有遺腹子旦特撫教之至登進士第今爲吏部員外郎至於里人多加恩意然素直少容往往面斥人過曰吾不能阿意取容也因自號直菴亦取直道事人之意娶江氏參政鏤之女子男二長易鄉貢進士次暹俱庶出孫男一女一俱幼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登僊里之原予適上京師君之從子亘以順天通判候我子河上曰世父不幸沒矣爲之驚悼蓋不意良友之遽失也亘因述治命以墓銘請且自爲狀授予意甚懇至乃爲書之銘曰

唐有姚宋相業不誣後世有人望爲魏謩仕路徊翔吾實以病豈義之忘亦惟有命儲書充棟遺其子孫無忝先世以酬國恩偉然其人嗟不可作最其平生于此焉託

明故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前兵部左侍郎

致仕張公墓誌銘

山西右參政前兵部左侍郎張公以疾乞致仕凡再上疏詞益懇切始得旨將行竟卒于官舍實弘治戊午二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三初公在兵部會土魯番侵擾哈密累歲未已朝議謂哈密爲通西域要路自文皇帝時王其酋長給以金印俾屏蔽一方今微弱不振宜得文武大臣有才望者往治其事時公方佐兵部上乃命公錫之璽書所以責成之者甚切公至謂比來夷狄肆侮邊將不能備禦此威令不行所致也始奏調分守副帥一人罪鎮守以下官三人爲誤事者之戒且謂御戎之道當先固我疆場如永昌鎮夷比近甘肅今永昌旣被殺掠而鎮夷人戶牛羊茁壯虜尤垂涎兩路孤懸實難防守宜擇有謀勇者三人各率游兵二千互相策應內旣無虞徐圖其外

則番族小配不足治也既乃詢謀群策籌畫計慮日暮不遺久之乃合衆議條上六事一定酋帥謂哈密寄居邊城歲久供費不貲殊非長策今其地殘破旁有苦峪城合給與耕具種糧遣回居住特設酋帥一人副帥三人各給冠帶以統攝之二除亂本謂哈密既弱下人數叛其主投順土番願爲鄉導至殺虜其王占據其地今其人家族寄居于此必來省視或充貢使而入密識其人即擒捕之以正其罪三訪夷情土番西距哈密七百里譯知其國城堡傾頽兵馬稀鮮特恃嶮遠有急則易於北走耳當先用間諜以離壞其黨然後出其不意以掩擊之四遏亂畧土番累受朝廷金繒之賜其志益驕今所賜物宜追還之仍閉關卻絕勿與交通且拘其貢使特縱其一二歸語其主俾自審去就彼既計窮必來款塞再議處之五固封守肅州臨邊

設鎮以來臺堡相接僅爲守望之計雖有嘉峪一關卑隘不稱
宜加修築務極堅完更展城垣建樓櫓以爲貢道偉觀六預調
度夫虜騎犯邊每以冬月宜以其時於緣邊要地預屯重兵若
干以便應援又須預練游兵若干以俟調用仍儲芻粟若干可
給五年之需則庶乎有備而外患可免也他所建請者尚多事
下兵部集議于 朝尚書馬公以公籌畫深遠計慮精詳非苟
簡於一時者比輒覆奏行之於是土番始相畏服而陰密漸得
以自立矣乃復修土功以廣戍守飾兵器以便戰伐皆爲經久
之計西方旣無事公乃還 朝將陞見或謂宜疏經畧事目以
上公曰吾昔已具奏矣已而言官劾公不俟召而還者遂落職
有山西之命衆以公久勞于外今不發一矢坐制黠虜之亂當
蒙顯擢顧以微眚去意公不平而公即已赴任矣至則益事事

不懈蓋踰年遂致仕及卒人尤惜之公諱海字文淵姓張氏少
游鄉學爲弟子性敏而勤才名特著天順己卯山東鄉試第一
人成化丙戌登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進左給事中再進都給
事中遂擢順天府丞再擢太僕寺卿丁內艱服除適吏部尚書
尹公以怨謗去位一時鄉人皆遭貶斥公得雲南鶴慶府知府
弘治戊申 今上嗣位召還爲順天府尹明年拜兵部右侍
郎進左侍郎已乃降授參政平生履歷如此公素剛直居諫垣
一時同官建言章疏多出公手數因災異陳時政得失劾兩京
大臣之不職者爲府丞時一中要方用事勢張甚尹以公事偕
公往見先屈膝公獨立庭下人爲公危而公自如及爲尹公事
填委裁決無滯性更廉潔位旣通顯猶僦屋而居喜文事發於
論議燁然可觀也張世爲濟南德州人公之祖忠父鵬舉俱以

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妣孫氏妣李氏俱贈淑人配
潘氏封淑人子男二曰弘謨曰弘文女六長適舉人馮一中次
適吳江知縣前進士郭鄂次適生員李璇次適舉人楊釐次適
生員趙子儀次許生員鄒頤賢孫男四曰僎國子生曰佳曰佃
曰佩將以卒之歲某月某日葬于州城東三里弘謨遣其子僎
奉公之門人前春坊庶子王世賞狀來乞銘而吾僚友侶公公
之同年友也哀公之志行爲之請曰願有述以慰公于地下予
辭不獲乃叙而銘之銘曰

九河東導古有平原孰築而藏張公之阡公起甲科始居諫垣
侃侃正色我責在言纍列清貴戾飛于天條退終起如鷗與鳶
公抱儒術以修吏事豈惟能官夷險一致乃佐司馬邦政攸司
醜虜何爲跳舞西陲寇養未殄彼驕且疑 天子曰咨汝往

正之幕府運籌將士稟命卻使閉關練師補乘坐伐其謀我道
自勝強摧弱植訥訥以定公曰旋哉將士且休歸報

天子以釋西憂功未及酬而底于罰自古則然拘以成法

聖明燭隱遐棄畢還況也論功終宜賜環美疚在躬公不可待
西望金城方略具在託以銘詩良史當采

承事郎鄒府君墓誌銘

無錫之士出而仕者多矣然其野亦多隱君子其尤以介直稱
者靜脩鄒府君也君諱賢字佑之自號靜脩世爲無錫人其族
在江南唐有都官霖宋有忠公浩世次可考曾祖曰伯惟祖曰
洪昭父曰以善皆居田里有隱德以善娶同邑處士華思濟女
生子四人府君其長子也少失父能執喪如禮稍長以嗣守先
業爲難惓惓焉語諸弟諸弟顯之等旣奉其教而府君經畫尤

勤勞家益裕鄉人賴之或空乏輒造門稱貸府君一弗拒惟其
取息甚廉旦暮稱貸者益多後其人不能償在他人必逼取之
府君即戒其下曰彼貧耳非負我者遂折其券不復校人以爲
長者當荒歲米價踴貴他人多加息府君不可曰乘時射利吾
不忍爲也且吾先世以義起家又何忍違之及佃人輸租遂減
其額荒甚則盡除之以爲常人感其惠不特無所怨而已異日
輸租皆爭先而至無敢負者於是他召怨者紛然陳于官府若
府君終身名不挂訟牒人又以爲難其治家嚴肅晨起謁先祠
畢退御家衆俾分治公私事必隨其材授之凡錢穀出入吉凶
百須以及分給上下衣食皆有常數而籍記之里族以空乏告
者視其親疏而量助之以嘗出粟助官府賑飢例授承事郎強
之始受後更出財爲工役之助者不一或勸其行賂以結納者

則痛拒之曰吾未嘗爲不法事顧先于法耶勢家有求婚姻者必謝絕之曰吾不敢以男女之好憑藉其氣力也弟遂之先卒撫其孤甚至族姪有早世者婦孀居無子乞其孫爲後曰彼自有兄弟後當生子可繼吾苟從之是利其所有也其婦至訴于官竟不從故事有非義往往違乎流俗拂乎人情無暇恤者於是鄉族有爲非義者惟恐府君知之固有化而爲義者矣府君性喜讀書嘗有感於諸葛武侯之語名其齋曰靜脩因以爲號晚歲益自謹畏作堂曰戒得可以見其爲人矣弘治十一年府君年六十八四月二十二日其生辰也俄以疾卒遠近傷歎有泣下者娶華氏出其母族賢而克配先卒子男三曰愚承事郎曰魯先卒曰鈍邑學生女四適華鐸華奎錢仁徐元穀孫男五益旦尚甫申女四予與府君別數月耳挺然之色猶在目睫間

則已長逝矣因歎賢者宜享高壽何遽至此然聞其承家有人
無愧先德則府君之澤當未竭也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泰
伯鄉寧山先塋之側合其配妣愚等託禮部主事錢君恩奉福
建布政使致仕陳公狀來乞銘府君平生好文事每以相屬今
旣不復見忍無以慰之乎爲之銘曰

有縣惟壯延陵故疆有士惟美德蓋于鄉問其鄉人德如之何
口不能言惠我則多惟彼宵人好行不義義不可行發其內愧
仁厚之事介直之聲施于有政止於家庭彼有政者竊位與祿
孰使鄉人相向而哭惟古隱逸風旨猶存後有過者式茲墓門

姪孫健埋銘

惟吾兄本齋府君有子曰齋齋有子曰健生有美質自爲兒童
不好嬉戲凝重如成人稍長習舉子業日從經師游旣冠且娶

俄得疾家人見其素壯尤善飯易之其妻之父名醫也診其脉驚曰是不可救越三日果死弘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也年甫二十一其父與母張氏痛健早世不忍即葬以又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始葬于南橫山之北祖墓之旁健娶王氏遺腹生一女往予居家見健向學不懈及視其所業可進謂他日必能繼取科第而何負吾望耶齋以書來欲得一言為埋銘銘曰物之成毀皆有數存汝質雖美能永其身其藏其瞑以無傷其親

黃和仲墓誌銘

弘治己未冬和仲以太學生謁選吏部館予家明年夏得疾逾月加劇醫不能治或勸之曰銓法不願任職者例授一官策身君當得州佐於君意何如和仲謝曰吾自束髮蒙朝廷造就

至今曾不效一日驅馳之力以報厚恩又徒叨命服之榮以嬉游鄉里間耶會其友柳貢士于學將南還則勸之還家就醫藥竟從之予視其病勢爲治棺納舟中行至德州以庚申十月六日卒子學爲歛如禮返柩于家以辛酉九月九日葬于吳縣薦福山先塋之次和仲諱箴字和仲自號夷齋姓黃氏世爲吳人父克禮母徐氏生二子長曰墳早卒其次爲和仲幼入郡校從予學與故解元賀君其榮今僉都御史陳君玉汝同講習累應鄉舉不偶乃貢入南雍久之歷試畱務俟選家居者又數年常自歎其衰不得久仕豈意遂不仕耶然使和仲仕其才未可知若其清慤謹畏稱爲良吏可知也其平生擇言而發擇事而行又人必擇而交雖杯酒相歡坦然忘形其中介然者固在往時郡守李公聞其賢延爲塾師僚佐皆遣子弟來學和仲出入

官署深自晦匿人不知爲太守客也治家秩秩有條雖一飲食不苟家臨市中遠商與鄰往往以白金相託率不封識蓋人服其信義如此娶同里王氏有內助功子男三人曰鶴娶盛氏宋文肅公度十七世孫曰鵠娶孔氏宣聖五十九世孫曰京尚幼女一人許適劉穀孫男三人曰堂曰閔曰某女五人先葬鶴鵠具書來乞銘自予聞和仲卒惜其志鬱弗少伸又恨其死於道路不於我殯爲之流涕今其孤寡纍然在室忍無一言以助其喪乎和仲卒年五十九此所以自歎其衰者銘曰
身不即仕傷哉即死仕不徒名死而猶榮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墓誌銘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一名炳作暴卒士大夫相與痛惜之其尤厚者則往哭之若武弁軍校亦多有嗟歎聲噫君居官

不以聲勢臨下直沉靜耳何以得於人者如此蓋君為人清而不激公而且恕勤勞而不以為功誠恪而不以為德惟其久任而人信之文武選對設自前代已然至國初右武尤重其事百餘年來武以世官傳歷既置所謂黃簿者藏于天府專官清理然其人升降改調罷革宥復與新舊繼絕例紛然如毛率難于事選者且其人往往附勢冒功勢家多為請託君輒遜謝之曰法如是耳有言武官冗食坐敝天下當盡革旁支承襲者君白于尚書馬公曰此非律例意合稽其本支凡出立功授職之人後者仍得承襲餘當如所言他日又有旁支乞請者君復謂此輩久隸官籍若援近例一旦斥絕彼安所歸乎況今行伍缺乏尚欲募人補充若授其人以一隊長令本衛食糧操練庶兩便又一武官子某甲未及承襲犯強盜而死其弟乙年幼